

Kongz.com  
孔夫子旧书网

国际大奖小说

# 海蒂的天空

*Hattie Big Sky*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

[美]克比·莱森/著 丁凡/译



新蕾出版社

## 海蒂的天空

Hattie Big Sky

作者：克比·莱森

译者：丁凡

### 作者简介

克比·莱森 (Kirby Larson), 一直以来, 克比·莱森对研究历史毫无兴趣。有一天, 她听人提起曾祖母年轻时曾独自在蒙大拿州垦荒, 于是开始努力寻找关于海蒂·莱特垦荒的资料。整个过程犹如侦探办案, 让克比觉得有趣极了。为什么以前都没人告诉她, 研究历史如此好玩? 克比花了三年的时间创作《海蒂的天空》, 这期间, 她曾造访蒙大拿数次。她不知花了多少时间, 待在积满厚厚灰尘的法院数据室和报纸储藏室里寻找资料。花费了这么多的心力与时间后, 克比终于以《海蒂的天空》荣获2007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。

小时候, 克比花在阅读上的时间远胜过写作业。不过, 小克比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。直到她拥有了自己的孩子, 才引发了创作儿童文学的热情。如今, 克比不只写得一手好故事, 还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惠德贝岛作家协会担任教师, 她不仅乐于和学员分享犹如“侦探办案”般的研究学问方法, 同时也教授写作和讲故事的技巧。

克比的写作才华并不局限在青少年小说的创作上, 另外还为更小的孩子创作了许多图书, 以及得奖绘本《魔法手帕》。

## 目录

[第一章 记得带你的冬衣和一只猫咪](#)

[第二章 小心西部的疯子](#)

[第三章 自由甘蓝菜](#)

[第四章 我的八岁小骑士](#)

[第五章 紫罗兰, 快跑!](#)

[第六章 你真正的愿望是什么?](#)

[第七章 蛇球天](#)

[第八章 爱德国佬的家伙](#)

[第九章 战壕创伤综合征](#)

[第十章 舞会见了, 海蒂](#)

[第十一章 每一块钱加起来就是胜利](#)

[第十二章 一闪一闪亮晶晶](#)

[第十三章 友谊的种子](#)  
[第十四章 人生就像咖啡一样混浊](#)  
[第十五章 明年之地](#)  
[第十六章 我的心早已属于这里](#)  
[第十七章 你爱这个国家吗？](#)  
[第十八章 原谅敌人，也原谅我们自己](#)  
[第十九章 白色抢匪](#)  
[第二十章 她还不满二十一岁](#)  
[第二十一章 我们的小喜鹊](#)  
[第二十二章 梦想宛如蒲公英绽放](#)  
[第二十三章 明年会更好](#)  
[幸福天地间——献给海蒂和那片辽阔的天空](#)

## 第一章 记得带你的冬衣和一只猫咪

1917年12月19日

爱荷华州阿灵顿

亲爱的查理：

辛普森老师每天都提醒我们要为你祷告——也为其他从军的男孩祷告。我倒是觉得我们需要为德国皇帝祷告——他一旦遇上你，可要倒大霉啦！

我今天在郝特叔叔的店里遇到你妈妈。她说你就快到达英国，接着会去法国。我几乎无法正视辛普森老师书桌后方的那张世界地图；一看到它，我就想到你离阿灵顿真的好远。

胡须先生说它过得很好。最近好冷呀，我让它睡在我的房间里。要是艾薇阿姨知道了，一定会大发脾气。还好，她终于明白——我够大了，不能再用藤条抽我了。不然，我的腿上一定是青一道、紫一道的。

你该看看艾薇阿姨的样子：她做了一顶薄得像信封一样的帽子，帽檐绣上了红十字。红十字会开会的时候。她一定会戴着它出席。我猜，她是希望大家知道她是付了钱的会员。她最近变得好奇怪，今天早上还问我身体舒不舒服。艾薇阿姨头一次这么关心我的健康，真是奇怪。说不定，红十字会让她的心变得温柔了。

蜜尔已经在织第五双袜子了。不过并不是全都织给你，可别太抬举自己。她是帮红十字会织的。学校里的每个女生都在织袜子。我猜，她织得最好的那双一定是给你的。

你穿上制服后，看起来一定有模有样。我是说胖得有模有样（哈哈）！说真的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让大家都以你为傲。

艾薇阿姨已经开完会回来，在叫我了。先写到这里，我会再写信给你。

你在学校里的朋友

海蒂·伊尼斯·布鲁克斯

我把墨迹吸干，将信纸放进信封里。不管艾薇阿姨看到什么，总是毫不犹豫拿起来就看，即使那东西摆在我的房间里、摆在我桌上。

“海蒂，”艾薇阿姨又在叫我了，“到楼下来！”

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把信封藏到枕头底下。昨晚我哭过，枕头还湿湿的。我才不像蜜尔·包威呢！自从查理从军之后，她就整天哭个不停。只有胡须先生和我的枕头知道，我躲在黑暗中为查理掉眼泪。我确实很担心他的安危；不过，我之所以会在晚上掉眼泪，纯粹是因为个人的自私行为。

这十六年来，查理·豪利是我身边最值得回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。我刚搬来跟艾薇阿姨和郝特叔叔住在一起时，非常害羞，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出，查理却始终护着我。从第一天开始，他就每天陪我走路上学。看起来可怜兮兮的胡须先生是查理送我的，这只猫一打呼噜就赢得了我的心。查理还教我玩棒球，没想到我却笨手笨脚。所以，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难免会做做关于查理的少女梦想，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喜欢蜜尔。四处为家的生活让我懂得了梦想是件危险的事——凡事只靠想，似乎都很有希望，但你如果试试看，就会发现那简直就像井中捞月一样。

当时，全班决定到火车站为查理送行。蜜尔抓着他的手臂不放。查理的爸爸猛拍他的背，我看铁定会拍出淤青。辛普森老师代表学校说了一些无聊话，然后把礼物送给查理——一顶羊毛帽和信纸。

“年轻人，该上车了。”列车长高声喊着。

查理一踏上火车的阶梯，我的心就不禁抽了一下。我告诉自己别冲动——我可不想让别人以为我跟蜜尔一样——但我还是跑上前，把东西塞到他手里，说：“它会给你带来好运！”他看看手里的东西，笑了；接着又挥挥手，登上火车。

蜜尔倚在豪利太太身上哭了起来。“噢，查理！”“好了，好了。”查理的妈妈拍着蜜尔的背。

豪利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，假装要擦拭额头上的汗。他还擦了擦眼角，我赶紧装作没看到。

其他人慢慢离开月台，各自开车离去。我留在月台上望着火车远去，想象着查理正拍着他的口袋。他把我送他的许愿石放在口袋里了。是他教我认识什么是许愿石的。他跟我说：“找一颗周围有一圈白色的黑石头，从左肩往后丢，许个愿望，愿望就会成真。”他随便丢了一颗许愿石，还取笑我一颗也不肯丢。虽然，我的愿望不是丢丢许愿石就能实现的。

自从查理登上火车后，已经两个月了。没有他，生活就像没加盐的面包：平淡无趣，平淡无趣……

“海蒂！”艾薇阿姨的声音充满了警告意味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我匆匆下楼。

艾薇阿姨像个女王似的端坐在她的褐色皮椅上。郝特叔叔则安适地窝在胡桃木摇椅里，膝上摆着一沓报纸。

我赶紧溜进去，捡起我的手工活儿——一双看起来可怜兮兮的袜子。十月，查理报名从军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织了。如果这场仗继续打上五年，我或许可以织完。

我把袜子拎得高高的，盯着漏织了几针的花边。即使像查理这样的好人，也不会想穿这双袜子。

“我今天去拜访伊安娜·威尔斯，聊得很开心。”艾薇阿姨摘下头上的红十字帽子，“郝特，你记得伊安娜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郝特叔叔把报纸铺平、整理好。

“海蒂，我跟她说，你真是个好帮手。”

我又漏织了一针。大部分的时候，艾薇阿姨总是抱怨我的家务技巧有多糟。

“我自己就没念完高中。对某些女孩子来说，读书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郝特叔叔压低报纸的一角。我又漏了一针。大事不妙了。

“完全没有意义，尤其是当伊安娜·威尔斯所经营的出租宿舍需要帮手的时候。”

原来如此，谜底揭晓！我终于知道她最近为什么对我那么好。她找到赶走我的方法了。

她再度用手把裙子抹平。“上帝的安排总是神秘难料。我们不该质疑伊安娜的苦心。”虽然她此刻所说的跟我有关，但我却知道最好不要搭腔。毕竟，时候未到。

郝特叔叔将烟草塞进烟斗里。“这学期只剩几个月了。”他点燃烟斗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接着说，“我认为海蒂应该把这学期念完。”这不是郝特叔叔第一次帮我说话了，我决定今晚要把他的皮鞋擦得亮亮的，以示谢意。

艾薇阿姨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，仿佛郝特叔叔根本没开口似的。“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海蒂应该去需要她的地方。伊安娜需要她。”

而且她在这里是多余的。我又加了这句，不过当然没有说出口。

郝特叔叔眯着眼，透过散发苦樱桃香味的烟雾看我：“你想念完吗？”

我把手中的毛线活儿搁在膝上，考虑着该如何回答。我热爱读书，可是上学很无聊，尤其查理又不在了。没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分心。但是比起替伊安娜·威尔斯工作……

艾薇阿姨不禁反驳：“她已经知道太多事了。或者说，她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。”她往我这边瞪了一眼，“我们必须考虑到海蒂的心灵。帮助伊安娜会让这孩子学会慈悲，慈悲和……”艾薇阿姨说得结结巴巴的，仿佛再也掰不出在出租宿舍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，“……和女人家需要学会的其他本事。对一个认真工作的女孩子来说，这是个好机会。”

艾薇阿姨的脸上泛起了两朵红晕。她显然生气了，生气的理由也很明显。郝特叔叔询问我的意愿，这举动把她惹火了，更何况这件事还关乎我的未来。在她眼中，我只是四处为家的海蒂，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。

我掉乳牙以前就是个孤儿了。发生在我爸爸身上的故事，是矿工家庭常见的命运：煤灰吃光了他的肺。他过世的时候，我只有两岁。我五岁时，妈妈也过世了，西阿姨收养了我。医生说妈妈死于肺炎，西阿姨说妈妈死于心碎。在收留我的一长串亲戚中，西阿姨待我最和善，她让我相信爸妈始终深爱着彼此。西阿姨老得再也无法照顾我之后，我就从一个亲戚家换到另一个亲戚家——有些亲戚的关系还真远呢。我得帮这个人、那个人照顾病人，一家换过一家，直到再也找不到需要帮忙、不在乎多一口人吃饭的亲戚。

被艾薇阿姨收留时，我十三岁。她其实不是我的阿姨，郝特叔叔才是我的远亲。她忍不住要在我身上发扬博爱精神，也忍不住要每天提醒我：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，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。她总是说，我必须感恩。我的确很感恩。我每天都很感激她和我并没有真正的亲戚关系。

房间变得非常安静，我可以听到郝特叔叔的烟斗敲在牙齿上的声音。他吐出一口甜甜的烟，开口说：“我建议大家先睡一觉再说。”

艾薇阿姨不敢惹郝特叔叔生气，至少不会当着我的面。她坐在椅子上，越来越不耐烦。“你说了算，郝特。”

郝特叔叔弄弄烟斗，翻翻椅子旁边烟斗架上的纸张。“那东西被我放在哪儿啦？”

“亲爱的郝特，什么东西呀？”艾薇阿姨的声音简直可以震碎玻璃。

“信。今天送来给海蒂的信。”一堆报纸滑到地上。就一家小店的老板而言，郝特叔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喜欢阅读。我自己也非常喜爱阅读，但比较喜欢读小说。郝特叔叔则喜欢读报纸。他是第一个警告大家欧洲会开战的人。他说，任何笨蛋只要留心，就会知道要开战了。。我完全没有留心，直到查理从军去了，才知道这回事。这么一来，我大概知道自己算不算笨蛋喽。

“有信！”我很惊讶。或许是查理写来的！

“给海蒂的？”艾薇阿姨相当好奇。

郝特叔叔不理睬她伸出来的手，直接把信交给我。

“是谁写来的？”艾薇阿姨急着追问。

“一个住在蒙大拿的人。”郝特叔叔躲到《阿灵顿新闻》后头，这表示他今天晚上不打算再说话了。

我打开信封，里头有两封信。第一封的日期是1917年11月11日。

你舅舅过世的时候，要我把这封信寄给你。他常常帮助我，这是我能够帮他做的一点小事。如果你决定接受，我和我的丈夫卡尔会尽量帮你。

派瑞丽·强森·慕勒

决定接受什么？我打开第二封信。

我亲爱的海蒂：

你一定忘记我了。我是你妈妈唯一的弟弟。如果我结了婚、过着正常的生活早就把你接来了。我不想美化任何事情，一直以来我就是个混蛋；可是我却在蒙大拿展开了新生活。你绝对想象不到，我一得到耕地、盖了小木屋之后，医生就说我患的咳嗽是会咳死人的。除了血缘，你跟我还有一点很像——从小到大，我们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你是孤儿，我则是小学一念完就离家出走了。你大概会认为，我从来不曾想到住在爱荷华的外甥女。但是这封信足以证明我确实想到你。如果你来维达镇，就会看到我的耕地。我相信你遗传了你妈妈的骨气，足以承担剩下来的开垦工作。如果你做得到——你还有一年的时间——三百二十亩的蒙大拿土地就是你的了。

“噢！”我抓住靠椅的把手。

“怎么？坏消息吗？”艾薇阿姨跑到我身边，试着从我肩后偷看信的内容。我轻轻打了个冷战，念出最后一段：

本人神志清楚，谨以此封信将我的土地、屋子、屋子里的东西、一匹叫作塞子且可靠的马、一头叫作紫罗兰但没有用的母牛，都留给海蒂·伊尼斯·布鲁克斯。

查斯特·修伯特·莱特

海蒂·伊尼斯·布鲁克斯的舅舅

附加一句：海蒂，记得带你的冬衣和一只猫咪。

艾薇阿姨从我手里把信抢过去。我太震惊了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三百二十亩地！我自己的家！蒙大拿！

“真是荒谬！”她相当着急，“而且，你得去伊安娜那里帮忙，我已经答应她了。”

“对一个认真工作的女孩子来说，这是个好机会。”郝特叔叔故意这么说。

“疯狂！”艾薇阿姨脱口而出，“郝特，不要再说了。海蒂——”

“就像您说的，艾薇阿姨，上帝的安排总是神秘难料。”我把信从她手上拿回来、叠好，放进裙子口袋里。“如果您不介意，我得去写回信了。”

我回给派瑞丽的信只有一行：我会来。接着，我花了更多时间写信给查理。我不想他人在法国，还要替我担心。重写了十几次之后，最后一行应该会让让他安心：想想看，以后我写给你的信会多么有趣！

两封信我都寄出去了，一封给查理，一封给派瑞丽慕勒。派瑞丽的回信很快就到了，她答应到狼点火车站接我，再载我去查斯特舅舅的农场。她仿佛会读心术似的，还呼应查斯特舅舅在信末的简短指示，给了我以下建议：

至于要带些什么呢？过日子要用的东西，你舅舅几乎都有了。你还需要一顶结实的、可遮阳挡雨的帽子，或许再带些床单，查斯特的床单不太好。

你的新邻居

派瑞丽·慕勒

比我聪明的女孩子一想到西部拓荒，可能会有些犹豫。我曾经跟一些远亲在农场上住了半年，也帮郝特叔叔种过菜；但是我的农业知识仅限于此。只要一开始想东怕西的，我就逼自己不要多想。我只知道，我有个机会离开艾薇阿姨，再也不用觉得自己像只落单的、没人要的旧袜子。

下定决心后，我就像其他垦荒者一样，拿出银行里爸妈留给我的四百块钱，买了一些冬衣，还花十二块钱买了张北方铁路局的火车票。打包花不了多少时间。郝特叔把他的旧靴子送给我，辛普森老师送我一本《康宝1907年土壤农业手册》，她的哥哥到蒙大拿垦荒，跟她说每个在草原区垦荒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。查理的妈妈

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，还送我一副相当耐用的帆布工作手套。最后，我买了一个藤篮送给胡须先生。

艾薇阿姨对这件事余怒未消，因此拒绝到车站送行。郝特叔叔开着他的新福特汽车送我到车站。

“我知道你做得好，海蒂。”郝特叔叔卸下行李，把装了胡须先生的篮子交给我，“但是你得学习新东西。不要太骄傲，不愿开口找人帮你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斗，“你知道艾薇总是说，骄傲会……”

“让人跌倒。”我接着说。我的骄傲总是惹艾薇阿姨生气。为了治疗我的骄傲，她打断了好多根藤条。

郝特叔叔忙着填烟斗，把烟草压紧。他点燃烟斗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眼角湿了。

“谢谢您，郝特叔叔。”这三年来的，他对我的一幕幕如在眼前，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们看着彼此，我感觉到他了解我的心情，即使我并未说出口，“我答应您，一定会写信回来。”

“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不要随便答应别人。”他尴尬地拍拍我的肩膀，“不过，如果能收到你的信，我会很开心。偶尔写写就好啦。”

“上车喽！”列车长说？

胡须先生和我登上了火车。郝特叔叔站在月台上挥手，我也朝他挥手。接着，我在位子上坐得稳稳的，面向着西部。

## 第二章 小心西部的疯子

1918年1月

在北方铁路的火车上  
北达科达州某处

亲爱的查理：

在火车上的第一个晚上，我兴奋得睡不着。第三个晚上，火车上又臭又吵，我还是睡不着。我几乎可以听到你说，跟你的海外服役相比，我这趟火车之旅根本算不得什么。这倒是真的。可是我确实变得脾气恶劣、又饿又脏，所以不得不抱怨一下。辛普森老师送我的书真无聊，书上说的都是工作、工作、工作，我宁可读火车上的宣传单。按照书上的说法，垦荒简直跟擦擦神灯一样容易。

根本不会有什么精灵跑出来帮我做事，因此我脑子里有上百个疑问。到了那里之后，我首先要做什么才好？到底该怎么做，耕地才会真正属于我呢？如果做不到，该怎么办？一想到自己必须做的事，我就头晕。艾薇阿姨若是知道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一定会像吃了小鸟、满嘴都是羽毛的胡须先生一样高兴。我想，我必须依赖最让人痛苦的老师——经验先生——来教我垦荒了。

我从写给查理的信上抬起头来，将注意力转向车外。透过肮脏的火车车窗往外看，景色令人沮丧。“宣传单上说，蒙大拿是牛奶和蜂蜜之乡。”我继续写道，“可是你绝对看不出来，因为到处都是雪。不过我敢打赌，查斯特舅舅那边肯定不一样。”

我又想到舅舅了。我当然听说过他，可是知道得并不多，而且从来没见过。他说自己是个混蛋—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去了蒙大拿？如果查斯特舅舅写遗嘱时，还记得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外甥女，他的心眼儿不可能有多坏。舅舅的信上还写着：我相信你遗传了你妈妈的骨气。一想到这句话，我不禁坐直了身子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遗传了妈妈的骨气。我对她的了解，不比我对这个陌生舅舅的了解多多少。但我还是会试着想象她，或许她现在正在天上看着我呢。她会怎么说呢？她会跟艾薇阿姨站在一边吗？还是会赞成我的决定？我胡思乱想着，就像以前常常想的那样——如果我在襁褓时就失去了爸妈，或许更好；那样，我就完全记不得他们了。我所拥有的回忆非常模糊，令人深感失落——仿佛只是对过往的窃窃私语。我手边只有一张爸妈的照片。看得出来，我遗传了爸爸直挺的鼻子，以及妈妈歪扭的微笑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还遗传了什么特质。然而，我肯搬到蒙大拿州，肯搬到查斯特舅舅的农场上，显然颇具家族遗传的魄力。

“喵——”胡须先生在笼子里显得相当不耐烦。

“可怜的小猫咪。”我看看妈妈的表，把它别在我的马甲上。“你就快自由了。”火车很快就会抵达狼点，比面团发酵的时间还短。我在座位上挪挪坐得发酸的屁股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整理一下屁股底下的裙褶。坐在对面的胖子一直大声打呼噜，没想到我的动作吵醒了他，我赶紧再度把脸转向窗外。

“看到这样的风景，确实让人心情愉快，是不是？”他说。

我礼貌性地回应一声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他探身向前，呼出来的气息弥漫着烟草和威士忌的陈年臭味。

坐在隔壁、瘦竹竿似的牛仔也加入这番谈话。“她一定是去海伦娜，年轻女孩都去那儿。”

艾薇阿姨总是教我不要跟陌生人说话，但此刻坐在拥挤的北方铁路火车上，不回答似乎很不礼貌。

“我要去舅舅在维达的农场。”我这么回答，“就在圆环镇附近。”

胖子大呼一声，重重拍打他的大腿。“孩子，那一带啥也没有。绝对是啥也没有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流浪汉。”牛仔嘟哝着，把头上那顶油腻不堪的帽子压得更低了。

“请问您说什么？”

“流浪汉、乡巴佬儿……不管怎么叫他们都一样啦。”牛仔挥着一把看似很锋利的刀子，把手上的大块烟草削下了一小块。

“那些白痴农夫以为可以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。”胖子用一条脏手帕擦擦额头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舅舅有一座很棒的农场。”我调整一下自己的新帽子，“去年的收成很好。”说谎让我有点儿难过。可是，说不定舅舅去年的收成真的很好啊。

“可恶的铁路公司。”牛仔对着走廊的痰盂吐了口痰，差点儿命中。我的胃不禁一阵翻腾。

“我猜他被铁路传单给骗了，对不对？”胖子摇摇头。“他以为可以种出金块，而不是萝卜。”

“我舅舅的农场很……”一旦着急起来，我就想不出该说什么才好，“很富庶。”

胖子冲口说了一句下流话，害得我的胃痉挛起来。“去死吧！”他接着又说，“他和那些贪心害人的铁路局员工只会扯谎，蒙大拿根本就不是那样。”他的声音重重打击着我。听了肮脏牛仔和红脸胖子的话，所有的乘客纷纷点头，并窃窃私语表示赞同。只有一个穿着黑大衣的男人始终默不作声。

这两个人真是粗鲁无礼，我恨不得破口大骂。我把午餐篮子抓得更紧了，并且提醒自己——身为一位有教养的淑女，实在不应该出声。艾薇阿姨曾经一再鞭打我的双腿，要我记住这个教训。

“狼点！在狼点下车的乘客请注意！”列车长把头探进了车厢，“小姐，你到站了。”

火车慢了下来，胖子的那张嘴可没慢下来。他让我想起上次那场传道大会的波特牧师，他一连讲道讲了三个小时，还因此自鸣得意。我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希望胖子闭嘴。

“……都饿死了。就是没警觉，不知道何时该放弃。”他一直说个不停，“如果你是我的女儿……”

这时候，火车猛然停住。我踉跄着倒向走廊，拼命想保持平衡——以及我的尊严——同时还得抓好我的行李和猫咪。淑女的忍耐程度也仅限于此。这趟旅程实在是太长、太糟糕了。我的耐性就如同我的衣服一样，已经被磨损殆尽。“先生，如果您是您的女儿……”我直视着他的脸，“等这辆火车再次开动时，我会一头撞到火车头上！”

一整车的人都吓得安静无声。牛仔高声呼叫着：“老爹，看来她有话对你说呢。”

我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先生，祝你们今天愉快。”经过门口时，一个男人抓住我的手臂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很后悔发脾气。此刻恐怕有人想杀我。艾薇阿姨警告我上百次了，她总说：“小心西部的疯子。”我低头看着抓住我的那只手，发现居然是那个穿黑大衣、默不作声的男人。

“要怪就怪他们喝的烂威士忌吧。”他用手抬抬帽檐儿，“小姐，我想说的是，我有十足的信心，相信你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一定会成功。”

“谢谢您。”我用意志力命令自己的双腿停止发抖，可是它们不听我的话，“我舅舅确实拥有很棒的产业。”

“我相信他有。”男人温柔地说，“我相信他有。”他走回车厢。

我挪到走道上，拖着虚弱的双腿下了火车。折磨人的不仅仅是疲倦和愤怒，更糟的是，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查理的脸，还想起他的善良和温柔。我充满了自怜，甚至很想念艾薇阿姨，至少我知道她会怎样对待我。我以为我知道蒙大拿会怎样对待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海蒂的天空》克比·莱森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4310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